

澳华文学风景线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9/2021\\_2022\\_\\_E6\\_BE\\_B3\\_E5\\_8D\\_8E\\_E6\\_96\\_87\\_E5\\_c107\\_209416.htm](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9/2021_2022__E6_BE_B3_E5_8D_8E_E6_96_87_E5_c107_209416.htm) 华人移民澳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澳华文学的较大发展却出现在世纪之交。澳华作家、评论家劲帆在一篇《澳华文学发展小议》中说，比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九十年代澳华文学是一个飞跃，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作品数量可观，体裁多样，题材也有一定的宽度，部分作品远播到中国大陆、港台及欧美地区，少量作品比之北美、西欧、日本的华文文学作品并不逊色。澳华文学进入收获期 据统计，在1998年3月千波、施国英等9位女作家出版《她们没有爱情》之前，澳大利亚当地出生和新老移民的华人作者出版的华文作品集不下50部。其中有李承基的《蕙园随笔》、黄惠元的《苦海情鸳》、徐家祯的《南澳散记》、张至璋的《南十字星下的月色》、梁绮云的《袋鼠国随笔》、江静枝的《随爱而飞》，以及心水的《沉城惊梦》、《怒海惊涛》、短篇集《养蚂蚁的女人》、散文集《我用写作驱魔》和诗集《温柔》等，为澳华文学的拓荒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我的视点而言，最引人注目且具冲击力的当推中国留学生、新移民的作品。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集子有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张奥列的《悉尼写真》、《澳洲风流》，王晋军的《澳洲见闻录》，海伦的《留澳日记》，武力的《娶个外国人当太太》，新移民杂文合集《悉尼八怪》，洪丕柱的散文集《南十字星空下》，毕熙燕长篇小说《绿卡梦》等，以及庄伟杰的诗集《神圣的悲歌》、散文集《梦里梦外》，林

木的诗集《雪梨情思》，张奥列的文学评论集《澳华文人百态》，朱大可的文学评论集《逃亡者档案》、《正午的暗夜》、《聒噪的时代》，黄惟群的小说、随笔集《不同的世界》，刘维群（刘阳）出版的文学传记《梁羽生传》和纪实文学集《风雨澳洲路》，储小雷的纪实文学集《悉尼故事》，毕熙燕和凌之的散文合集《桥上的风景走近澳大利亚》，牧在犁的《秋水长天》，赵种的《海外人》。而长篇小说则有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英歌的《出国为什么》等。总而言之，这些年来，澳华作家的作品花色品种，样样齐全，堪称洋洋大观，成果丰硕。描摹华人心路历程澳华新移民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亲身体会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自身已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与较量之中，诸如生存的压力、寻梦的失落、无根的虚幻、文化的归宿，乃至华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等，并伴随着不同的年代生产不同的心境，这些成为作家笔下最好的培养基。A . 个人化的《悉尼八怪》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中文书展上，我碰到《悉尼八怪》中的“两怪”：楚雷和钓鳌客，他们赠送了一部在澳洲出版的《悉尼八怪》，内有澳大利亚文化名人周思（Nicholas Jose）的序言。他谈到这些作者为什么写作的缘由：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富有进取精神，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澳洲，希望所受的专业教育与知识可以有有用武之地，但这并不容易，不像原先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难以适应的体力劳动，金钱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异，由于签证和居留条例的改变而面临的时刻被赶回国的难题，所有这些赋予他们创作的热情，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周思评价他们的杂文风格是：短小、精悍、个

人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独特的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个中国人在困境中所能展示的微笑，它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情感：顺从、苦楚、怀旧、玩世不恭与愤世嫉俗。我十分同意周思的分析。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大陆的一篇《草纸》的短文，那是幽默中含泪的微笑：来澳时他的皮箱中藏了18卷草纸，那是上了一个先来澳洲的朋友的当。这位朋友说，澳洲水果便宜，但纸很贵。结果入关时，海关人员对着这18卷草纸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又叫了另外的人，“嘀嘀咕咕用力捏草纸，对着天空照草纸，反反覆覆闻草纸，又嘀嘀咕咕一阵，才很不甘心放我入关。”事情并没有完。“我第一天找工，进厕所时傻了：澳洲草纸free（免费），不仅城里free，乡下厕所也free。这事怎么任何回国人员都没提起过？我恍然大悟，海关一定怀疑我这个人贩毒的，或精神上有毛病。怎么可能拎一皮箱草纸入关？这在澳洲入关史上史无前例。”阿忠的《牛奶箱》也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称牛奶箱是留学生的摇篮，因为“椅凳桌子床架、书柜杂橱鞋箱，我们把牛奶箱单一的功能天才地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他为两个女同学搬家，竟然搬出58个牛奶箱。他感叹地说，第一个在牛奶箱上琢磨出许多用途的人，应该为他塑像造庙。这其中包容了多少辛酸和血泪！

B. 多棱镜的小说 1991年，刘观德的中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是较早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经验纪录，汇入包容隐痛、悲哀与感慨万千的集体记忆之中。特别是他的“五苦论”，那么多年过去了，还令人津津乐道，这便是“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试想想，要是没有找到很辛苦很低廉的工作，那学费、房租到哪里要啊？后来的武力的《娶个外国女人当太太》、毕熙燕的《绿卡

梦》、英歌的《出国为什么》、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以及刘阳的纪实作品《风雨澳洲路》，均从多个侧面表现他们在澳洲的奋斗、挣扎和内心的彷徨、焦虑。千波、田地、吴棣是三位活跃在澳华文坛的作家，他们的职业并不相同，但对文学都很钟爱。千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澳后又获得了硕士，从事教育工作。田地毕业于北工大，据称是搞电脑的，来澳当过出租车司机。吴棣是搞美术的，也是科班出身，来澳后从事本行。他们的作品都以其个人生活经历取胜，赢得不少喝彩。特别是他们三人合作的小说，更给人耳目一新。他们所写的都是澳华新移民所关心、谈论的，如有一篇《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的小说，田地以北京人和邻居的身份来写，而广东人的丈夫则由吴棣来担任，千波则当上海人、妻子。他们联手合作，把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等新移民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写得惟妙惟肖。

C. 书写胸臆的诗歌 诗歌在澳洲华人文坛上是种不太受重视的文体，但它在表达心声方面，应该说比其它体裁更直接、更犀利，而且写作的人也不少。欧阳昱、庄伟杰、西彤、冰夫、黄雍廉等均有诗集出版。最近又有一个《酒井园诗刊》问世。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诗作也漂洋过海，如香港的《诗双月刊》就刊登了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合辑，其中有西贝的《杯子》：这是你留下的 / 最后的杯子 / 冬天，在寒冷 / 寂寞的屋里 / 我盛满一杯热水 / 双手捧起来 / 它发出一个轻微的声音 / 一道细细的裂痕 / 伸向杯底 / 我用手抚摸 / 渗出的水珠 / 手指竟流出鲜血 / 为什么我去触动这杯子？ / 这脆弱的 / 最后的 / 完美的容器 / 把它放回到托盘上 / 看上去完好如初。无疑，这种感觉是很细腻而传神的，有多少伤情和

难言之隐尽在不言中。出版《神圣的悲歌》的庄伟杰把离开故土、流落异域、漂泊天涯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因为对诗人来说，流浪的路没有尽头。但是，他仍然无法拒绝疲倦的旅程，还要走下去。澳华文学路在脚下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最有震撼力的是那些反映他们悲欢离合的作品，而此中又何尝不是他们自身以及一代人的写照？！中国人喜欢说什么“诗穷而后工”，还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等等。但是，在这物质的社会，谁要是面对着接踵而来的Bills（账单），还能有好心情，那才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我所知，澳大利亚华文日报，除了副刊发放少量的稿酬，以及一些周报一些特定的版面和约稿，支付作者一点稿费外，一般是自备粮草，没有任何报酬的。就是媒体的一般编辑，每周所得往往不比清洁工或其他工种的收入多。一些文化人往往要靠其他的收入，才能玩玩文学，或者说从事文学这一神圣的事业。澳大利亚华文纯文学刊物凤毛麟角，就我看到的只有《原乡》，但有时是季刊，有时是半年刊，视乎赞助多少。1999年，悉尼的文人谋划创办一本华文的季刊《华联杂志》，并设有董事会，董事还都是新移民中的成功人士。刊物虽说不是纯文学，但有澳洲特写、移民的路、留学生十年、澳洲生涯等栏目，也有不少佳作。然而，好景不长，只办了三期，就“执笠”了。大概是经济原因吧。因此在谈起澳洲华文文学的成就时，有人就感叹地说，澳大利亚华文文学能有这番景象已经不容易了。在这种境况下，澳洲的作家把出书的目光放到中国大陆、港台等地，尤以中国大陆为甚。像有较大影响的《绿卡梦》、《蹦极澳洲》、《出国为什么》、《桥上的风景》等，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版。曾出过《澳洲见闻录》的王晋

军，人在澳洲，却写作《香港，我的1997》和《澳门，我的1999》。还有不少人已经束装北上，如悉尼几个华文周报和杂志的风云人物已转移阵地，到他们的祖籍国去做另一番事业。有华文论者指出，目前澳华文坛还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比如现在来澳洲的多是电脑和科技人才，以及为了读能够就业、挣钱的专业，而纯粹的澳洲华人文化人的生存窘困，已经令不少人望而却步。此外，还要注意如何培养下一代读者群和作家群的问题，如果无人喝彩，那么澳华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然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氛围，远比其他族裔为多的报纸刊物和文化社团，以及众多作者群体的存在、发展，以及日益增多的中澳文化交流，无疑都是澳华文学能够继续发展的动因。澳华文学的明天会更好，这是可以预期的。（王永志）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华人移民澳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澳华文学的较大发展却出现在世纪之交。澳华作家、评论家劲帆在一篇《澳华文学发展小议》中说，比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九十年代澳华文学是一个飞跃，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作品数量可观，体裁多样，题材也有一定的宽度，部分作品远播到中国大陆、港台及欧美地区，少量作品比之北美、西欧、日本的华文文学作品并不逊色。澳华文学进入收获期

据统计，在1998年3月千波、施国英等9位女作家出版《她们没有爱情》之前，澳大利亚当地出生和新老移民的华人作者出版的华文作品集不下50部。其中有李承基的《蕙园随笔》、黄惠元的《苦海情鸳》、徐家祯的《南澳散记》、张至璋的《南十字星下的月色》、梁绮云的《袋鼠国随笔》、江静

枝的《随爱而飞》，以及心水的《沉城惊梦》、《怒海惊涛》、短篇集《养蚂蚁的女人》、散文集《我用写作驱魔》和诗集《温柔》等，为澳华文学的拓荒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我的视点而言，最引人注目且具冲击力的当推中国留学生、新移民的作品。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集子有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张奥列的《悉尼写真》、《澳洲风流》，王晋军的《澳洲见闻录》，海伦的《留澳日记》，武力的《娶个外国人当太太》，新移民杂文合集《悉尼八怪》，洪丕柱的散文集《南十字星空下》，毕熙燕长篇小说《绿卡梦》等，以及庄伟杰的诗集《神圣的悲歌》、散文集《梦里梦外》，林木的诗集《雪梨情思》，张奥列的文学评论集《澳华文人百态》，朱大可的文学评论集《逃亡者档案》、《正午的暗夜》、《聒噪的时代》，黄惟群的小说、随笔集《不同的世界》，刘维群（刘阳）出版的文学传记《梁羽生传》和纪实文学集《风雨澳洲路》，储小雷的纪实文学集《悉尼故事》，毕熙燕和凌之的散文合集《桥上的风景走近澳大利亚》，牧在犁的《秋水长天》，赵种的《海外人》。而长篇小说则有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英歌的《出国为什么》等。总而言之，这些年来，澳华作家的作品花色品种，样样齐全，堪称洋洋大观，成果丰硕。

描摹华人心路历程 澳华新移民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亲身体会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自身已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与较量之中，诸如生存的压力、寻梦的失落、无根的虚幻、文化的归宿，乃至华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等，并伴随着不同的年代生产不同的心境，这些成为作家笔下最好的培养基。A．个人化的《悉尼八怪》记得有一次在一个

中文书展上，我碰到《悉尼八怪》中的“两怪”：楚雷和钓鳌客，他们赠送了一部在澳洲出版的《悉尼八怪》，内有澳大利亚文化名人周思（Nicholas Jose）的序言。他谈到这些作者为什么写作的缘由：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富有进取精神，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澳洲，希望所受的专业教育与知识可以有有用武之地，但这并不容易，不像原先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难以适应的体力劳动，金钱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异，由于签证和居留条例的改变而面临的时刻被赶回国的难题，所有这些赋予他们创作的热情，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周思评价他们的杂文风格是：短小、精悍、个人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独特的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个中国人在困境中所能展示的微笑，它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情感：顺从、苦楚、怀旧、玩世不恭与愤世嫉俗。我十分同意周思的分析。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大陆的一篇《草纸》的短文，那是幽默中含泪的微笑：来澳时他的皮箱中藏了18卷草纸，那是上了一个先来澳洲的朋友的当。这位朋友说，澳洲水果便宜，但纸很贵。结果入关时，海关人员对着这18卷草纸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又叫了另外的人，“嘀嘀咕咕用力捏草纸，对着天空照草纸，反反覆覆闻草纸，又嘀嘀咕咕一阵，才很不甘心地放我入关。”事情并没有完。“我第一天找工，进厕所时傻了：澳洲草纸free（免费），不仅城里free，乡下厕所也free。这事怎么任何回国人员都没提起过？我恍然大悟，海关一定怀疑我这个人贩毒的，或精神上有毛病。怎么可能拎一皮箱草纸入关？这在澳洲入关史上史无前例。”阿忠的《牛奶箱》也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称牛奶箱是留学生的摇篮，因为“椅凳桌子床架、书柜杂



橱鞋箱，我们把牛奶箱单一的功能天才地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他为两个女同学搬家，竟然搬出58个牛奶箱。他感叹地说，第一个在牛奶箱上琢磨出许多用途的人，应该为他塑像造庙。这其中包容了多少辛酸和血泪！

B. 多棱镜的小说

1991年，刘观德的中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是较早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经验纪录，汇入包容隐痛、悲哀与感慨万千的集体记忆之中。特别是他的“五苦论”，那么多年过去了，还令人津津乐道，这便是“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试想想，要是没有找到很辛苦很低廉的工作，那学费、房租到哪里要啊？后来的武力的《娶个外国女人当太太》、毕熙燕的《绿卡梦》、英歌的《出国为什么》、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以及刘阳的纪实作品《风雨澳洲路》，均从多个侧面表现他们在澳洲的奋斗、挣扎和内心的彷徨、焦虑。千波、田地、吴棣是三位活跃在澳华文坛的作家，他们的职业并不相同，但对文学都很钟爱。千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澳后又获得了硕士，从事教育工作。田地毕业于北工大，据称是搞电脑的，来澳当过出租车司机。吴棣是搞美术的，也是科班出身，来澳后从事本行。他们的作品都以其个人生活经历取胜，赢得不少喝彩。特别是他们三人合作的小说，更给人耳目一新。他们所写的都是澳华新移民所关心、谈论的，如有一篇《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的小说，田地以北京人和邻居的身份来写，而广东人的丈夫则由吴棣来担任，千波则当上海人、妻子。他们联手合作，把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等新移民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写得惟妙惟肖。

C. 书写胸臆的诗歌

诗歌在澳洲华人文坛上是种不太受重视的文体，但它在表达心声方面，应该说

比其它体裁更直接、更犀利，而且写作的人也不少。欧阳昱、庄伟杰、西彤、冰夫、黄雍廉等均有诗集出版。最近又有一个《酒井园诗刊》问世。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诗作也漂洋过海，如香港的《诗双月刊》就刊登了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合辑，其中有西贝的《杯子》：这是你留下的 / 最后的杯子 / 冬天，在寒冷 / 寂寞的屋里 / 我盛满一杯热水 / 双手捧起来 / 它发出一个轻微的声音 / 一道细细的裂痕 / 伸向杯底 / 我用手抚摸 / 渗出的水珠 / 手指竟流出鲜血 / 为什么我去触动这杯子？ / 这脆弱的 / 最后的 / 完美的容器 / 把它放回到托盘上 / 看上去完好如初。无疑，这种感觉是很细腻而传神的，有多少伤情和难言之隐尽在不言中。出版《神圣的悲歌》的庄伟杰把离开故土、流落异域、漂泊天涯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因为对诗人来说，流浪的路没有尽头。但是，他仍然无法拒绝疲倦的旅程，还要走下去。澳华文学路在脚下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最有震撼力的是那些反映他们悲欢离合的作品，而此中又何尝不是他们自身以及一代人的写照？！中国人喜欢说什么“诗穷而后工”，还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等等。但是，在这物质的社会，谁要是面对着接踵而来的Bills（账单），还能有好心情，那才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我所知，澳大利亚华文日报，除了副刊发放少量的稿酬，以及一些周报一些特定的版面和约稿，支付作者一点稿费外，一般是自备粮草，没有任何报酬的。就是媒体的一般编辑，每周所得往往不比清洁工或其他工种的收入多。一些文化人往往要靠其他的收入，才能玩玩文学，或者说从事文学这一神圣的事业。澳大利亚华文纯文学刊物凤毛麟角，就我看到的只有《原乡》，但有时是季刊，有时是半年刊，视乎赞助多

少。1999年，悉尼的文人谋划创办一本华文的季刊《华联杂志》，并设有董事会，董事还都是新移民中的成功人士。刊物虽说不是纯文学，但有澳洲特写、移民的路、留学生十年、澳洲生涯等栏目，也有不少佳作。然而，好景不长，只办了三期，就“执笠”了。大概是经济原因吧。因此在谈起澳洲华文文学的成就时，有人就感叹地说，澳大利亚华文文学能有这番景象已经不容易了。在这种境况下，澳洲的作家把出书的目光放到中国大陆、港台等地，尤以中国大陆为甚。像有较大影响的《绿卡梦》、《蹦极澳洲》、《出国为什么》、《桥上的风景》等，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版。曾出过《澳洲见闻录》的王晋军，人在澳洲，却写作《香港，我的1997》和《澳门，我的1999》。还有不少人已经束装北上，如悉尼几个华文周报和杂志的风云人物已转移阵地，到他们的祖籍国去做另一番事业。有华文论者指出，目前澳华文坛还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比如现在来澳洲的多是电脑和科技人才，以及为了读能够就业、挣钱的专业，而纯粹的澳洲华人文化人的生存窘困，已经令不少人望而却步。此外，还要注意如何培养下一代读者群和作家群的问题，如果无人喝彩，那么澳华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然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氛围，远比其他族裔为多的报纸刊物和文化社团，以及众多作者群体的存在、发展，以及日益增多的中澳文化交流，无疑都是澳华文学能够继续发展的动因。澳华文学的明天会更好，这是可以预期的。（王永志）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http://www.100test.com)